

DEUTSCHES DENKEN

德国学术

第一辑

曹卫东 主编

德国青年运动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DEUTSCHES DENKEN
德国学术

第一辑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德国青年运动

曹卫东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青年运动/曹卫东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12
(德国学术·第1辑)
ISBN 978-7-208-11151-6

I. ①德… II. ①曹… III. ①青年运动—历史—研究
—德国 N. ①D435.16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3959号

责任编辑 贾忠贤
装帧设计 肖晋兴



世纪文景

德国青年运动
(德国学术·第一辑)
曹卫东 主编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毫米 1/16
印张 19
插页 6
字数 227,000
版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1151-6/B·958
定价 45.00元

目 录

德国思想史

- 德国青年运动 曹卫东 黄金城 3

专题聚焦

- 学生心理—青年政治运动—国家主义：德意志青年协会的初始
沃尔夫冈·哈德维希撰，张琰译 75
- 威廉德国时期青年和家庭的图景
——对德国特殊道路的再思考
汤姆·泰勒撰，赵鹏飞译 119
- 20 世纪的四个青年世代：预言与误导
弗里德里希·伯内什撰，宋含露译 143
- 德国新保守主义的两个神话(1919—1932)
——“第三帝国”与新国家
维尔纳·E. 波拉茨撰，战洋译 173
- 德国青年运动与国家社会主义：来自英国的看法
迈克·德斯利撰，匡宇译 193

思想研究

- 普莱斯纳哲学人类学中的历史主义与人类学思想
——溯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汉斯—彼德·克吕格撰，张芳译 217

名家访谈

恩斯特·布洛赫的精神遗产与当代意义

——访克劳斯·库费尔德教授

战 洋 张 芳 241

学术文化动态

“启蒙的艺术”在北京：一次被浪费的机会？

阿克曼撰，黄燎宇译 251

“康德不敢”

——访黄燎宇教授

尤塔·利池访，廖迅译 256

书评

拉奎尔的《德国青年运动》

黄金城 261

政治与教育的双重变奏

——评《从候鸟运动到希特勒青年团》

梁 爽 267

历史与阐释

——评《德国青年运动：1900—1945》

匡 宇 275

全面的黑格尔承认理论

——评《黑格尔承认伦理学》

宁 珊 281

通往承认之路

——评霍耐特新作《我在我们之中》

林雅华 286

批判理论的再度复兴

——评《社会哲学与批判》

林雅华 294

德国思想史

德国青年运动

曹卫东 黄金城

世纪之交的德意志

1. 德意志的乡愁

德意志民族虽然是现代性进程的迟到者,但到了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德国已经完成工业化,成为举足轻重的强国。然而,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导致了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与之相应,社会的整个精神氛围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其社会结构是分散的。传统社会中的个体从属于具体的生活空间、人际关系和等级秩序。这是一个直观的世界,也是一个简单的世界。个体依靠人事上的直观形象建立认同关系。然而,当工业社会取代了农业社会之后,个体从固态的乡村生活中解放出来,进入流动的城市空间。城市是一个商品急速流动的空间,是一个由理性原则建构出来的抽象结构。在其中,个体所面对的都是陌生人,从而也找不到传统的直观的自我认同方式。被解放的个体也就是被孤立化的个体,是自由漂浮因而也是无根的个体。这种现代性处境,让身处其中的德国人回想起农业社会中的共同体(Gemeinschaft)生活,因而也让此时的德国弥漫着一种充满乡愁的精神氛围。

在 1870 年之后,中世纪的德国便被想像为一个黄金时代。而浪漫派早在现代性发生之初,便已充满了乡愁意识,也已展开了这幅图景。在其中,是田园诗的风光,淳朴的美德,和谐的自然秩序和亲密的人际关系。斯达尔夫人把德国农民描述为乐善好施、心思淳朴的梦游者。

然而,对这一时代经济状况的分析却表明,比起其他国家,德国农民与地主之间存在着更多的冲突。^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浪漫派关于前现代社会图景的书写,实则是一种建构。当然,这种建构不是简单的代替性满足,而是现代性发生时刻的敏锐的心灵反应和深沉的内在体验。当有限的个体在现代社会中被作为原子孤立起来时,他与无限、与整体便处于不可弥合的裂缝中。由于无限和整体永远不可企及,德国浪漫派陷入了一种难以言说的不满足和渴望中,也就是陷入无家可归的状态之中。因而,在荷尔德林和诺瓦利斯等人的笔下,乡愁和返乡作为主导动机,几乎是一种宿命。所以,《奥夫特尔特丁根》对“我们究竟去哪里?”这个问题的回答便是:“永远在还乡。”^②浪漫派的乡愁产生了两个相辅相成的思想结果。一方面,孤立的个体在对无限的追寻中,不断地产生内在化的体验,这就是诺瓦利斯所说的:“同外在世界相比,内在世界仿佛更多地属于我。它如此真切、如此秘密。人们情愿全然生活于它之中。它就是故乡。”^③另一方面,无限与整体成为被礼赞的神圣力量。所以,浪漫派最终皈依天主教和民族共同体。这两方面的思想结果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新浪漫主义,并对青年运动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德意志的乡愁,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进一步表现为更具时代意识的乡土艺术(Heimatkunst)。乡土艺术明确地提出反对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艺术主张,倡导“走出柏林”(Los von Berlin),走向乡土和民族风格(Volkstum),从而也要求用健康的农民形象来取代病态的知识分子形象,用德意志文学传统来回应西方文学。所以,其文学理想就

① See Howard Becker, *German Youth: Bond and Fre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 18 - 26.

② [德] 诺瓦利斯:“奥夫特尔特丁根”,林克译,见刘小枫编:《大革命与诗化小说——诺瓦利斯选集卷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第152页。

③ [德] 诺瓦利斯:“百科全书”,见刘小枫编:《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诺瓦利斯选集卷一》,林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第185页。

是通过抒写乡土情调,反映德意志的民族风格和原始力量。真正说来,乡土文学不仅是这一时期德国社会乡土情结的一次集中的文学反映,而且是保守主义的思想反映。乡土文学具有强烈的反现代、反理性的保守主义倾向,为后来的“血统和土地文学”(Blut-und-Boden-Literatur)铺开道路。同时,乡土文学也出现了种族主义苗头:它把犹太人视为工业化,甚至商业以及工人运动的化身。

而后来,海德格尔对故土的存在论阐释,更是在文化层面上表达出这种反犹主义。在海德格尔的思索中,德国人代表原生性之扎根状态的人,而犹太人则成为德意志原生性的威胁,因为他们的身份是都市的,是无根的,对于故土和民族都缺乏本真的依附性。^④ 在海德格尔那里,德意志的故土情结升华为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故土神话。在海德格尔看来,故乡意味着“扎根状态”(Bodenständigkeit)。而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世界为自由漂浮类型的智性所统治。这种智性迷恋“大都会的幻象文化”,用沥青路面遮没了“对土地的忠诚”,忘却了存在的根。^⑤ 他认为,欧洲已经被西方的技术文明,或者说,被作为“渺小的物”的“傍晚之国”(das Abendländische)所统治,“诗歌的大地和天空已经消失了。[……]”^⑥大地和天空、人和神的无限关系似乎被摧毁了”^⑦。带着这种对西方现代性模式的不满,海德格尔重新阐发荷尔德林的返乡主题:“返乡就是返回到本源近旁。”^⑧在海德格尔看来,诗人的天职就是返乡,把本源的神秘道说出来。而返乡在这里具有特定的所指:“这种

④ 参见[美]C.巴姆巴赫:《海德格尔的根——尼采,国家社会主义和希腊人》,张志和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第97页。

⑤ 同上,第44—45页。

⑥ 引用时对原文有所省略,用“[……]”标识,“……”则表示原文中本有的省略号。——编者注

⑦ [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218页。

⑧ 同上,第24页。

返乡乃是德国人的历史性本质的将来。”^⑨

这种故土神话是如此深刻地扎根于德意志的民族意识之中，以至于在纳粹上台以后，不仅极力鼓吹“血统和土地”的意识形态，甚至专门组建科考远征队，深入喜马拉雅山脉寻找德意志先民的遗迹。寻根之旅贯彻的是第三帝国的官方信念：柏拉图所记载的大西岛沉没之后，幸存的岛民最后在西藏存留下来，而他们正是德意志民族的先祖雅利安人。寻根之旅的使命就在于，找回德意志民族的高贵的起源。起源神话和故土神话表达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理解，即德意志民族深深地扎根于土地之中，对抗着西方世界的海洋文明。而后来，施米特在思考空间秩序时，已经洞悉了海洋文明取代陆地文明这一地缘政治观乃至世界观的巨大转型，他开始构想一种以天空，乃至太空为基础的大空间秩序。然而，故土神话仍是他心里挥洒不掉的情结：“对我来说，人是大地儿子，只要他仍然是人，就不会改变这一点。”^⑩

2. 虚无主义与尼采的幽灵

虚无主义也是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的精神气候。这个概念，通过屠格涅夫，很快就在欧洲大地上传布开来。因为，虚无主义作为合理性祛魅的必然产物，已随着现代性的进程，成为席卷整个欧洲的精神危机。而在这一时刻，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关于“上帝死了”的言说，与其说是曲折的寓言，不如说是明快的通讯。这则通讯的导语是——

“上帝死了”，基督教的上帝不可信了，此乃最近发生的最大事件。这事件开始将其最初的阴影投射在欧洲的大地上，至少，那些以怀疑的目光密切注视这出戏的少数人认为，一个太阳陨落了，一

^⑨ [德]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第 32 页。

^⑩ [德] 施米特：“关于陆地、海洋与天空的对话”，见[德] 施米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林国基、周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 128 页。

种古老而深切的信任变成怀疑了，我们这个古老的世界必将日渐黯淡、可疑、怪异、“更加衰老”。^①

上帝的死就是超感性世界的颠覆，就是真理概念的瓦解，就是价值秩序的崩溃，从而也就是虚无主义的降临。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如果没有上帝，就一切都可以做。”虚无主义的逻辑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所以怎么都行。而尼采判断道：虚无主义是“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②，是“绝对的无价值状态”^③。随着最高价值的退场，人丧失了价值矢向，同时也丧失了哪怕反对这种价值的矢向。从而，人就丧失了一切自我超越的可能性，丧失了意志力，而只受本能的驱遣。这就是“末人”(der letzte Mensch)，是卑贱到不能再轻视自己的人，却自得地生活在自己所发明的“幸福”之中。无疑地，末人已是欧洲社会的芸芸众生相，而虚无主义也成为笼罩世纪末欧洲上空的精神阴霾。

尼采晚年一直在构思一部著作，取名《论欧洲虚无主义的历史》，但终究未竟。在这个庞大的构思中，尼采意图清算虚无主义的思想根源。在他看来，虚无主义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产物，正是产生于庞大的基督教—柏拉图传统。无论是基督教神学，还是传统形而上学，都把真理和至善设置在原本就是被想像出来的超感性世界中，也就是把真理设置在虚无之中，因而，它们本身就是虚无主义的。而这本质上是对生命价值的否认。所以，在尼采看来，虚无主义本身就是既有的生命解释的结果，也是既有的道德解释的结果。而现在，伴随着上帝之死，虚无主义的本质终于暴露无余了。

然而，在尼采看来，上帝之死也是一个契机。在最高价值的断裂之处，出现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契机。而尼采的姿态，就是以虚无主义对抗

① [德] 尼采：《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323页。

② [德] 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第400页。

③ 同上，第386页。

虚无主义。价值重估不是价值设定,而是以谱系学的方式清理既有的价值规定,并从而超越这些价值规定。这就是尼采所说的“积极的虚无主义”,这是精神权力的提升,是强者的象征。与之相对的是“消极的虚无主义”,这是精神权力的下降和没落,是弱者的象征。这种虚无主义只会 在宗教、道德、美学等各种精神避难所里寻找安慰。^⑭ 尼采自居为虚无主义者,尼采式的虚无主义,即积极的虚无主义,却以它的反讽性和破坏性,超越了这种“人性的、太人性的”生命状态。因而,“‘虚无主义’乃是精神的至高权力的理想,最充沛的生命的理想”^⑮。尼采式的虚无主义最终转化为对生命及其痛苦的礼赞,转化为权力意志的永恒复归,转化为审美主义的艺术化生存姿态。

西美尔后来评说道:“按照生命自身的意义并在最内部的能力中,生命具备趋向更完美的形式、自我扩张以及超越每一时刻的可能性、追求和保障——这可能是现代精神的巨大安慰和不可或缺者,它因尼采而成为照亮全部精神领域的光源。”^⑯ 这是一股奇瑰的光,一股从无边的虚无中折射出生命丽质的光。在这股光的照耀下,舍勒和西美尔思索着生命哲学,托马斯·曼书写着艺术家小说(乃至后来的《浮士德博士》),施特劳斯谱写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尼采的幽灵也深入到普通德国人的心灵。青年运动兴起之后,这种源发于尼采的生命概念成为他们的口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德国士兵更带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走向战场。^⑰ 而尼采的虚无主义,通过恩斯特·容

^⑭ 参见[德]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第401—402页。

^⑮ 同上,第403页。

^⑯ [德]西美尔:《叔本华与尼采——一组演讲》,莫光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12—13页。

^⑰ 参见[德]萨弗兰斯基:《尼采思想传记》,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378—388页。然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青年运动研究专家瓦尔特·拉奎尔指出:“正如所说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大学生在背包里带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行军。但相对而言,在青年运动中尼采后来才被认识,其影响力持续较短,在许多情况下也不是十分深刻。”(Walter Laquer,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Eine historische Studie*, Köln: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3, S. 19.)

格尔(Ernst Jünger),也对青年运动产生了影响。

尼采式的虚无主义,其思想史意义之重要性远不止于此。尼采式的虚无主义,可以说,在德意志的精神领空中廓清了欧洲虚无主义的阴霾,成为一种特殊的“德意志虚无主义”。1941年,列奥·施特劳斯在分析“德意志虚无主义”时指出,德意志虚无主义并非绝对的虚无主义,并不意欲毁灭一切,它只意欲毁灭西方世界那种“人性的、太人性的”现代文明——而尼采需要对德意志虚无主义负责。^⑮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尼采式的虚无主义乃是一次规模宏大的“文化”与“文明”之战,这场战争自德意志现代性发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而到了1914年,这场战争则更加剧烈。

3. 1914 观念

就在一战爆发后不久,德国知识分子也集体发出了他们的民族主义声音。1914年10月,93位著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宣言《致文化世界》(An die Kulturwelt),为德国的扩张主义辩护和正名。与常见的辩护策略一样,这份宣言致力揭示那些被敌对国所掩盖的“真相”。这些“真相”包括:威廉帝国一直贯彻和平主义立场,但战争迫使它不得不战;德国并未侵犯,而是保护中立国比利时;德国从未无视国际法,却遭受着来自东西方敌对国的暴行。但在这许多“真相”中,最引人瞩目的却是一个关于德意志文化的“真相”——这一“真相”,充分表达了德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立场。他们宣布——

这是不真实的:这是一场只反对我们的所谓的军国主义的战争,而不是反对我们的文化的战争,正如我们的敌人伪善地宣称那

^⑮ 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德意志虚无主义”,丁耘译,见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第101—130页。

Sebastian Merkle, Professor der kath. Theologie, Würzburg.	Eduard Meyer, Professor der Geschichte, Berlin.	Heinrich Morf, Professor der romanischen Philologie, Berlin.
Friedrich Naumann, Berlin.	Albert Neisser, Professor der Medizin, Breslau.	Walter Nernst, Professor der Physik, Berlin.
Wilhelm Ostwald, Professor der Chemie, Leipzig.	Bruno Paul, Direktor der Kunstgewerbeschule, Berlin.	Max Planck, Professor der Physik, Berlin.
Albert Plehn, Professor der Medizin, Berlin.	Georg Reicke, Berlin.	Prof. Max Reinhardt, Direktor des Deutschen Theaters, Berlin.
Alois Riehl, Professor der Philosophie, Berlin.	Karl Rößert, Professor der Archäologie, Halle.	Wilhelm Röntgen, Exz., Professor der Physik, München.
Max Rubner, Professor der Medizin, Berlin.	Fritz Schaper, Berlin.	Adolf von Schlatter, Professor der protest. Theologie, Tübingen.
August Schmidlin, Professor der Kirchengeschichte, Münster.	Gustav von Schmoller, Exz., Professo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Berlin.	Reinhold Seeberg, Professor der protest. Theologie, Berlin.
Martin Spahn, Professor der Geschichte, Straßburg.	Franz von Stuck, München.	Hermann Sudermann, Berlin.
Hans Thoma, Karlsruhe.	Wilhelm Trübner, Karlsruhe.	Karl Vollmöller, Stuttgart.
Richard Voß, Barchtegades.	Karl Voßler, Professor der romanischen Philologie, München.	Siegfried Wagner, Bayreuth.
Wilhelm Waldeyer, Professor der Anatomie, Berlin.	August von Wassermann, Professor der Medizin, Berlin.	Felix von Weingartner.
Theodor Wiegand, Museumsdirektor, Berlin.	Wilhelm Wien, Professor der Physik, Würzburg.	Ulrich von Wilamowitz- Moellendorf, Exz., Professor der Philologie, Berlin.
Richard Willstätter, Professor der Chemie, Berlin.	Wilhelm Windelband, Professor der Philosophie, Heidelberg.	Wilhelm Wundt, Exz., Professor der Philosophie, Leipzig.

《致文化世界》联名者
部分名单

样。没有德意志军国主义，德意志文化早已被抹除于地球之上。在这片百年来别无二例地遭受强盗部队之侵略的土地上，为了保卫德意志文化，德意志军国主义才从中出现。德意志军队与德意志民族合一。这种意识使七百万德国人团结为兄弟，不分教养、地位与党派。¹⁹

在英法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时候，德意志民族还是四分五裂的封建制国家，还只是“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us ohne Nation）。在这种境况下，德意志民族首先是在文化上完成了统一，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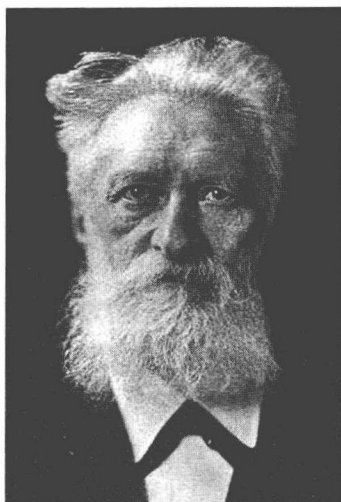
¹⁹ Jürgen von Ungern-Sternberg, Wolfgang von Ungern-Sternberg, *Der Aufruf „An die Kulturwelt!“*. Das Manifest der 93 und die Anfänge der Kriegspropaganda im Ersten Weltkrieg. Stuttgart: Steiner, 1996, S. 158.

为“文化民族”(Volk)。“文化”是个充满“德意志性”(Deutschtum)的词,正是这个词,建构出德意志民族的认同机制。这个民族的生存与统一、生机与创造,这个民族的光荣与梦想,都维系在“文化”这个词中。朱利安·本达(Julien Benda)曾把普鲁士反对拿破仑的战争称为“文化战争”(Kulturkampf)。事实上,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知识分子而言,这场战争也是一场文化战争。他们正告世人,德意志作为一个文化民族,作为歌德、贝多芬和康德之神圣遗产的继承者,将把这场文化战争进行到底。而在其中,军国主义不过是这场文化战争不得不采用的手段和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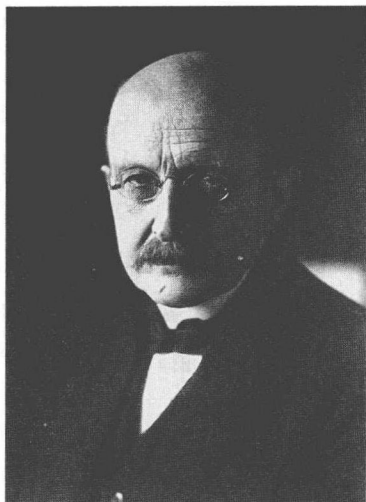
这份宣言表达出来的观念,后来被概括为“1914 观念”(Ideen von 1914)。而这个表达式本身,就表明了它的思想史地位。它被理解为“1789 观念”的对立面。“1789”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舞台,而“1914”则是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的战场。在“1914 观念”的自我理解中,这是一场“文化”(Kultur)反对“文明”(Zivilisation)的战争。“文化”是内在的、深沉的、精神性的,它所建构的是有机的共同体(Gemeinschaft),而“文明”是外在的、肤浅的、物质性的,它所建构的是无机的社会(Gesellschaft)。所以,“1789 观念”用商业精神呼吁人们以社会瓦解国家,而“1914 观念”则以英雄主义号召人们凝聚于国家意志之下。

在“1914 观念”的感召下,德国知识分子也形成了统一战线。在这份宣言中,签名者包括文学家豪普特曼(Gerhard Hauptmann)、哲学家奥伊肯(Rudolf Eucken)、法学家瑙曼(Friedrich Naumann)、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 Wundt)、物理学家普朗克(Max Planck)。而没有出现在这份宣言上的还有一连串我们熟悉的名字:托马斯·曼、梅尼克、韦伯、桑巴特、特洛尔奇、舍勒……不仅是这些知识分子,甚至包括许多德国青年,都相信这场文化战争是一个契机,它可以让德意志民族获得新生,或者说,它将重塑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不能把“1914 观念”片面地理解成为民族主义或军



奥伊肯



普朗克

国主义张目，它事实上包括德意志民族关于现代性的独特理解。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文化”与“文明”的对抗模式，也成为所谓的“德意志特殊道路”(Deutscher Sonderweg)的思想框架。在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后来系统阐述的文化社会学(Kultursoziologie)中，我们可以更明晰地看出其中的思想史意义。在韦伯看来，文明是指理智和实用的知识及控制自然的技术手段，而文化则包含了规范原则和理念的诸种价值结构，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存在和意识结构。他认为，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文明压倒了文化，使人本身异化为文明的奴隶。进而言之，文明的技术成就，最终表现为尼采所提撕的虚无主义，表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文明赖以成立的哲学基础，即理智主义，事实上，在这个时代也已经崩溃了。这意味再没有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形而上学了。^② 这事实上也意味，再也不存在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现代性方案了。在《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中，韦伯不断暗示着

^② 参见[德]阿尔弗雷德·韦伯：《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姚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65—386页。